

西游遗秘

[查看详情>](#)

01 卷帘大将

我是一名卷帘大将，负责给玉帝和帝后挑帘子。时间长了，我成了玉帝的心腹，他做什么都喜欢带着我。

那时候，他和嫦娥感情正浓，天天滴蜡皮鞭不亦乐乎。

喜欢嫦娥的天蓬看不过去，悄悄给帝后送了信儿。

帝后震怒，派人捉奸。

玉帝和嫦娥坦诚相见，裤子都脱了。

我连忙打碎了琉璃盏，给玉帝通风报信。

这是我和玉帝之间约定的暗号，打碎琉璃盏，意味着有突发事件。

听见响声，嫦娥变成白鸽，从打开的窗户飞走了。

帝后赶到现场，玉帝已穿好裤子，一脸严肃地等着她。

帝后抓了个空。

凌乱的床单，打开的杜蕾斯，让帝后感觉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

「卷帘大将！你为什么打碎了琉璃盏？」

「微臣一不小心。」

「打碎此物，可是一件大罪，不过，谅你人间修行，三火九雷实属不易。若你说个原因，哀家可以既往不咎。」

我看了一眼玉帝。玉帝瞧着我。

「微臣一不小心。」

帝后冷笑一声，对玉帝道，「既然是他的责任，那就贬他下凡为妖吧。」

「应当如此。」玉帝依旧面无表情。

后来，我就被贬下界，万箭穿心，好不痛苦。

有一天，玉帝化作一只青鸟，到我身边，「如来要给他大弟子金蝉子镀金，要找几个帮手，降妖除魔，你想去吗？」

我能行吗？在天庭，我混吃等死，下凡之后，我无一技之长！

「我想去，可我没那个能力。」

「路我安排好了，让他们装装妖怪，吓唬吓唬和尚，若遇见什么野妖，也不怕，我和如来给他物色了一个保镖，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野猴子，到时候金蝉子镀金封佛，给也给那猴子一个佛位。」

我依稀想起了那个猴子，蓬头垢面，满嘴獠牙，「倒是便宜了那猴子。」

「他毕竟是人才，人才难得么。」玉帝梳理了一下自己的羽毛，「还有两个，一个是天蓬，我知道是他通风报信，所以，我就找了个由头，说他调戏嫦娥，把他贬做猪胎。他走的是观音的路子，天天跪在观音家门前。为了给观音五色金莲加上一朵莲花，他省吃俭用了三年之久，也算有心，观音大士素来仁慈，这你是知道的，她于心不忍，就答应天蓬，给他一个机会。」

「这卑鄙小人，就知道溜须拍马。」什么观音大士素来慈祥，不过是喜欢面子工程罢了。

「另一个呢？」

「他和你没什么竞争，他是敖闰的儿子。敖闰找到了我，希望我帮帮他儿子。」

「当初，不是他告小白龙忤逆的么？怎么又来求情？」

「敖闰怀疑他老婆给他戴了绿帽子，感觉那孩子不是他亲生的。」玉帝说：「后来发现他错怪他老婆了。」

「剩下就你了，」玉帝对我说，「你不用出力，牵马的是猴子，挑担子的是天蓬，你只要告诉我他们的行踪。陪他们走完一路，就能得到如来那儿的职位空缺了。到时候，别忘了.....」

02 天蓬

我明白玉帝的意思，他让我暗中监视和尚的举动，毕竟，这两年西方和天庭之间，明争暗斗，由来已久，据说，猴子当年打上凌霄，破了琉璃瓦，玉帝招标，整个天庭，出价者寥寥无几，幸亏武财神赵公明，大笔一挥，这才解决了经费问题。

金蝉子镀金，日后升佛，三界震动。这可是体制内的金饭碗，谁想一辈子当妖？我记得有几个妖怪，在人间时呼风唤雨，走路带风，身边跟着三百小妖，摇旗呐喊，但这有什么卵用？天兵一下，不得俯首称臣？那些小妖，杀的杀，扒的扒。

有一阵子，嫦娥喜欢兔子，玉帝派天兵，将所有兔妖全都剿了，当时，天蓬还只是一个偏将，手下三千天兵，他杀了兔妖之后，让手下生食兔肉，手段之残忍，犹如阿鼻恶鬼。众兔妖见此，纷纷散去，经此一役，天蓬名声大作，被封为天蓬元帅。

其他妖怪，有几个像那猴子似的，敢公然和天宫叫板？五百年前，有七个混世魔王，其中三个，放弃自己地位，甘心给天将当了坐骑，任人骑胯。另外两个，三界之内，无影无踪，据说被人打得形神俱灭。

一个是猴子，被压在五指山，另一个，是牛魔王，为了苟活，把铁扇公主送给了太上老君。

也不知是谁，把和尚取经的消息，放了出去，妖精们都想当他徒弟，想那小白龙，自小锦衣玉食，家中更是富可敌国，可为了封佛，竟甘心去当和尚坐骑。

众妖都想一站头脑，殊不知，关系早已定了。

和尚第一个找的便是猴子，猴子是不知情的，他被压了五百年，真的就忏悔自己犯下的罪恶，一心皈依佛门。

天蓬因走的是观音的路子，多少也学会了观音大士的「悲悯与淡泊名利」，他装作自己无心取经成佛的模样，竟去高老庄，祸害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。

我一直以为天蓬此举，是为了证明自己「不想取经」，想证明自己「淡泊名利」，后来我琢磨过来，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。

天蓬是被玉帝贬下凡，按说无论如何，都是永世不得超生。但他却会因护送和尚，而有了成佛的机会，这不摆明打玉帝的脸吗？

况且，他既已身为戴罪之身，却又祸害良家妇女，岂不是罪上加罪？

看来，这一定是观音大士在后面，指点的结果，其目的，就是为了让天庭颜面扫地。

怪不得玉帝让我监视他们呢！

过几天，和尚就要来流沙河了，我也得好好准备准备了。

03 金蝉子

唐朝和尚，不愧是如来最中意的弟子，说起话来，滔滔不绝，却又滴水不漏。

我装作凶狠，恼那和尚，将他抓进洞府，和尚在洞府之中，东看西瞧，安之若素，丝毫没有恐惧。

不多时，猴子请战，我打他不过，钻到水里。

已是猪头人身的天蓬，追下了水。

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我俩在水里胡乱打了一通，搅得沙水更加混浊了。在水中他奈何不了我，只能灰溜溜爬上了岸。

一战战毕，观音派弟子当和事佬。

见西天佛家有人出面，我顺坡下驴，从水里钻出，给和尚跪下。

唐长老明知我是玉帝身边人，却是眉开眼笑，仿佛真得了个护送他的好徒弟。

猴子不知其中缘由，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像大哥似的对我说：「师弟，我们都是犯过错的，知错能改善莫大焉。」

我瞧了瞧他，十分诚恳地点点头，心中却道：这傻猴子，什么也不知道吗？

天蓬走过来，腆着大肚子，笑道：「所谓不打不相识，过去的事儿，就让他随风而逝吧.....」

这话一语双关。

当年若不是天蓬告密，我也不至于沦落至此。

我笑了笑，说道：「当然，刚刚打斗，实属无奈，还望师兄，莫要怪罪。」

刚刚的事儿，都是给那和尚演戏，但以前的事儿，可就不能这么算了。

天蓬是个聪明人，小眼睛瞥了我一眼，咧着大嘴，笑了笑，玩味儿地说道：「来日方长。」

一行人来到流沙河，商议过河。

流沙河附近，因我时常吃人，既没有摆渡人，也没有摇橹者。

猴子和猪都会腾云，脚下妖风，顷刻就能过河。

那和尚虽是金蝉转世，却累了一具肉体凡胎，难以渡河。

他瞧着我，问道：「怎么渡河？」

我有意吓那和尚，将项链摘下，指着上面的骷髅，说道：「这些都是取经人的头骨，那时，我没有皈依佛门，以食人为生，我把他们的肉吃了，只剩骨头，把骨头扔进河里，可取经人，头骨却不沉，我很好奇，就拿着他们的头骨，做了这个项链。现在却派上用场了，他既不沉流沙，自然可以帮咱们渡河。」

和尚双手合十，替那些死去的取经和尚说了句阿弥陀佛，脸上写满了惋惜。

过了河，和尚饿了，让猴子化缘。

猪天生懒惰，找了块儿还算光滑的石头躺在上面，没多事，便鼾声震天，白龙马在树下吃草，夕阳将它的影子拖得好长。

猴子腾云归来，将素斋恭敬地递给和尚，接着便爬到树上，抬起头，仰望东边的云。

石头上的猪，闻见味道，立马睁开眼，嚷嚷着走了过来。

和尚吃了一口，忽然举碗停箸，瞧着我，眯着眼，「悟静，我记得你以前特喜吃姜，吃肉也要先吃一斤姜，现在也是吗？」

「师父怎么知道他爱吃姜……」，猪话没说完，忽然明白过来，拿着馒头沾点菜汤，连忙走了。

“师父是出家人，嘴里不吃半点荤腥，徒儿以前，可是不忌口的，什么都吃，”我说，「吃肉如果不吃姜，那肉实在太腻了。」

「那取经人，都是自幼食素，想必也没多少让人发腻的肥肉吧……」

我瞧着和尚，和尚笑着瞧了我一眼，漏出了一排白森森的牙齿。

04 人参果.....人参果

我和镇元子是老熟人了，他是地仙之祖，我曾巴结过他。吃取经人时，第一个邀请的就是他。

他告诉我，取经人的血，可以滋养人参果。

天庭的蟠桃，有西王母的瑶池之水，王母以蟠桃笼络众仙之心，仙界众仙，想延长岁月，有两种方法，那就是吸收天地之灵气，天地灵气最丰盈的，莫过于西方极乐世界，但那里有如来把持，仙界是不敢冒犯的，至于仙界，灵气虽丰，但天兵天将众多，保不齐有人吸不到灵气，仙命就此陨落。为苟延残喘，他们只能吃一些灵气所化的丹药果实，老君是不轻易炼丹的，况且，炼丹工艺十分复杂，也不容易炼成。

果实有两种，一是蟠桃，二是人参果。蟠桃虽多，但成熟期太慢，人参果虽少，成熟期却相对较短。

瑶池之水，可以让蟠桃更快成熟，但西王母是不会将瑶池之水，分给镇元子的。

人参果，只能用些天灵地宝去浇灌方能更早成熟，可天灵地宝，早就被仙界搜刮尽了。

他用取经人的血，浇灌人参果，人参果便会枝繁叶茂，成熟期提前。

镇元子很会做人，他经常给玉帝身边的弄臣送人参果，让他们换换口味。

对玉帝，镇元子以臣自居，恭敬有加，他和四海龙王一样，虽是一方之王，却称臣玉帝，平日里，他也做些违背天条的勾当。

玉帝心知肚明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镇元子知和尚路过五庄观，便想邀请和尚吃人参果。

和尚转世轮回留有记忆，知道他用和尚前世鲜血浇灌果树，势必不会给他这个面子，镇元子便佯装会友，外出仙游。其实，他哪儿也没去，他化作土地公，躲在人参果树下。

路过五庄观，和尚借宿，两个童子将人参果端来，请和尚吃果，和尚瞧了一眼，见那果子有如婴儿，便脸色苍白，说什么也不吃。

我知道，和尚以后会成佛，住在西方，永生不灭，他不屑吃人参果，因为吃人嘴短。只要他不吃，镇元子没法子求他。

因为，他西行成佛，会舍弃肉身，他的肉身，价值连城，若吃了人参果，便欠下镇元子的恩情，到时候，镇元子以此求他肉身，和尚不好推脱。

镇元子被拒绝，偷偷找到我，说明实情，他希望我能帮帮他。

我毕竟吃过人参果，吃人最短，拿钱办事，不得不帮。

我问他，天蓬知道吗？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我有个办法，你让天蓬蛊惑猴子去偷，猴子场面人，受不住激将，你借故扣留和尚，你只当西王母天池之水，不肯给人，西方有比那瑶池水更宝贝的养料呢！」

「办法不错，可天蓬也不是泛泛之辈，就听了蛊惑？」镇元子知道，天蓬头脑好使，绝不是被轻易蛊惑之人。

「天蓬本是仙界的，得罪玉帝，贬下凡胎，他是仙灵妖身，享寿不到三百，若他取经途中阳寿尽了，岂不是要去地府报道？」

镇元子听了，哈哈大笑，忙安排人蛊惑天蓬去了。

镇元子是与天同寿的，他是不需要人参果的。

可他为什么害怕人参果不结果子？

难不成怕没了人参果，失去现在的地位吗？我想是的，因为提到人参果，他脸上总有一种儒慕之情。

对于一些神仙来讲，宁可丧命，也不愿失去法力与权势。

天蓬受了蛊惑，瞧着人参果，双眼放光，他央求猴子去摘果，猴子不肯，却抵不过天蓬的激将法。

猴子去摘果子，第一颗果子，落到地上，立马消失了。

猴子以为土地公藏下，便用金箍棒，把土地叫来。

那猴子也不想想，镇元子人参果树下，能有土地公吗？

化作土地公的镇元子告诉猴子，想摘果子需用工具，猴子听了，又把工具盗了来。

他摘了果子，给我和天蓬一人一颗，天蓬知人参果能延阳寿，浑沦吞枣，立马吃了，我却和猴子慢慢品尝。

见到我们三人吃果，镇元子便告诉两个小徒弟，让他们激怒猴子，小徒弟言语唐突，谩骂猴子，猴子不堪忍受责骂，悄悄将人参果树推倒了。

猴子知道闯祸，带着我们跑路，我暗中留下记号，悄悄通知了镇元子。

镇元子很快就追上了我们。

猴子打不过他，我们几个人便被镇元子囚禁，猴子知道闯祸，答应镇元子找治树良方。

猴子游遍天宫，求告无门，最终只能求到了观音。

观音本不想帮忙，可如不帮忙，镇元子势必不会让和尚西行，那么如来想给自己徒弟镀金的想法，怕是又要破灭了。

观音可不想得罪如来。

于是，他用了半瓶琼浆，救活了人参果树。

人参果树既以得活，更有观音的半瓶琼浆，怕是到天长地久，这人参果养料也都足够了。

镇元子大摆宴席，请众人一起品尝人参果，更假惺惺的要和猴子结拜，猴子是性情中人，镇元子既已道歉，他便当做无事发生，二人行礼已毕，相对坐在树下。

和尚，我，天蓬，坐在一旁。

和尚瞧着镇元子，说道：「我记得天下间，有三颗灵草，乃是混沌初生便有的宝贝。」

「不知是哪三颗呢？」

「一颗是菩提仙草，据说，共结一百零八片叶子，每一片叶子，都有一个圣人。」

「我也听过，」镇元子说：「那是菩提世界。」

「还有一颗，那藤十分结实，水火不侵，风沙不腐。」

「我听过，」镇元子道：「那藤上结了两个葫芦，被老君拿去当做宝贝，那藤上的每一片叶子，都是天灵地宝。」

「还有一颗，便是人参果树了。」

「这也你知道？」

「听说而已，」和尚说：「听说这人参果树，本是扎根于地府十八层地狱以下，上通九重天以上，怎么到现在，却如此的根浅树低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啊。」镇元子说。

「我倒是听过。」

「哦？」

「悟空是从石头里出来的，石头都能修炼成人，那人参果树为何不能修炼成形？」

「你是说，人参果树修炼成妖了？」

「也许修炼成仙了。」

「哦？」

「他将日积月累的精华，修炼成形，却将肉身，留在这里，化作一颗人参果树。」

「是这样吗？」镇元子瞧着和尚，「若人参果树能修炼成仙，却把肉身树留在这里继续修炼，那世上岂不是有太多神仙了？别忘了，此树，寿与天地呀。」

「我也在想，」和尚说：「也许，人参果树修炼到一定时间，就修出形体，可他与一般修道者有所不同，他是从树里修炼而生的，未成形时，既不能行，也不能动。他像一颗果子似的，必引人来抢夺。于是，他舍弃了自己所有修为，把跟从地府抽出，将形体缩至一颗古木大小，而将所有修为，都凝结在一颗果子里。」

「哦？」

「这个果子吸收人参果树的所有精华，修出形体，脱离了人参果树，可惜呀……」

「可惜？」

「我想，树和果想法毕竟有些分歧，树希望修炼成形的果，保护其他果子的修炼，可是，果子却不想这世上，有那么多妖或者仙，所以……」和尚说完，咬了一口人参果。

「所以？」我眯着眼，难怪镇元子在说道人参果树时，脸上总有一种特别的神情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我装糊涂地问和尚道：「所以什么呀，师父？」

「吃人参果吧！」天蓬斜了我一眼，转了个话题，「这回，我可不能再一口吞了。」

05 白骨精

猴子对妖精真是深恶痛绝啊。

有个白骨精，戏弄和尚，变了三次形态，都被猴子识破，最终一棒，直接让白骨精形神俱灭。

和尚生气了，说猴子滥杀无辜。

猴子分辨，「你看不清事情！我是火眼金睛，难道还有错吗？我没打死人，只打死了妖怪，那小女子，老夫妻，都是妖怪，都是同一妖怪。」

猪有些于心不忍，说道：「胡说，胡说，你分明就打死了人。」

猴子怒凶狠地看着猪，「你个呆子你懂什么，你肉眼凡胎，可认识妖怪？」

猪吓了一跳，躲在和尚后面，一句话也不敢说，猴子又瞪了我一眼，我低下头，一副不敢说话的样子。

猴子要同和尚打擂台！争夺西行路上的领导权。

和尚怒不可遏，念了一遍紧箍咒，将猴子赶回了老家。

「师父啊，西天之行，不能没有大师兄啊。」我对和尚说，「这一路的妖魔鬼怪，没他.....」

「没他又如何？」

和尚叹气一声，给我讲了个故事。

有个女人，自幼许配给了一个叫刘秀的人物、

时值王莽篡汉，王莽追杀所有叫刘秀的，她丈夫因此被人追杀，她全家不得不逃亡。

一行人逃到一处，忽然间，阴云密布，天崩地裂，无数巨石从天而降，女子抬头望天，见一红袍金甲的猴子，正从云层之下跌落。随他一起的，是一无比巨大的手掌。

二者下落速度极快，那手掌在空中，化作岩石，砸在猴子身上。

女子家人四下奔逃，那女子却走得慢了，被飞落而下的陨石砸中。

家人逃亡，没人管她，她就这样，横死路旁。

后来，光武中兴，她丈夫刘秀成了帝王，她全家因帮助过刘秀，受到封赏，可她的尸骨，却只能暴尸荒野。

她是被飞石砸死，是天谴。

刘秀将推翻王莽，看做祖先庇佑，上天眷顾，是以，他一种怕得罪上天，他手下人，知他这种想法，所以，早年与刘秀有过婚约的女子，被天石砸中，哪个敢把她尸骨收敛？只能由她葬骨路边。

风沙侵蚀，命运如织。春风秋雨，消其如花面庞，蛇虫鼠蚁，食其未腐之肉。

最终，她化作一堆白骨。

时光荏苒，天命更替。

有一天，一位西行的和尚路过两界山附近，看见了她。

白骨旁，栖着两只乌鸦，西风吹动着白骨旁的枯草，好不荒凉。

那和尚青衣破帽，步履蹒跚。

他走到白骨身前，旁边的乌鸦，叫了两声，飞到了树上。和尚瞧着白骨，双手合十，说道：「路边野骨，终是他人心中所念。」

和尚看见她，徘徊在白骨之上。

青衣和尚念了一段经文，想替他超度，经文念罢，那亡灵依旧在白骨上徘徊，满脸无言，和尚不禁诧异，「尸身腐烂，葬在这里，少说也有百年时间，亡灵不灭是心中怨恨，可我已念了经，你为何还不超度？」

白骨是被天上飞石砸死，那石乃是佛祖手掌，被佛误杀，三界之中哪个敢收？收此亡灵，不是公然承认佛祖错了？

白骨说不了话，和尚也不知其因。

见那亡灵依旧徘徊，和尚便带着白骨，向西而行。

他是到西天取经的。他想问问佛祖，这是怎么回事。

可惜，和尚没到西天，那白骨，也终究不知所踪了。

讲完故事，和尚看了看我。

我没敢看他，有一年，我在流沙河，见一和尚，抱着一具白骨，当时我正腹饿，便将那和尚吃了。

那白骨，被我随手一扔，不知扔到哪里。